

新娘的对联

星期天黄昏时分,刑警队长赵川和刑警小刘穿着便衣到安苑小区里暗访治安情况,他俩刚进小区,只见前方有一位老人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流泪。

赵川上前问道:“老大爷,你怎么在这里流泪?”老人抬头看了两人一眼,不说话,只是流泪。赵川微笑着对老人说:“老大爷,我们两个有点口渴了,想到您家里讨一杯水喝,可以吗?”老人连连摇头说:“实不相瞒,我家前几天才死了人。”赵川问:“老大爷,死的是您的什么人?是怎么死的?”这一问引出了一段奇案。

老人姓陈,老伴姓黄,夫妇俩膝下只有一子,叫陈莱。陈莱今年26岁。不久前,刚娶亲,新娘叫万芳,漂亮聪明贤慧,全家人都很满意。

两人新婚之夜,宾客们喝完喜酒走后,陈莱进入洞房,万芳知道新郎陈莱最近正在研究对联,中文系毕业的万芳忽来了兴趣,她出了个上联考陈莱,“双手推开窗前月。”万芳开玩笑说:“你若对不出下联,就不准进洞房。”偏偏陈莱的书生气太重,他一时对不出下联,竟赌气找几个朋友喝酒聊天去了。

第二天,万芳发现陈莱愁眉不展,问有什么不开心的事,原来陈莱正为对不出对联发愁。万芳一听,问:“你昨天夜里不已经对出下联了吗?”陈莱感到很奇怪,忙追问:“我昨晚睡在朋友家,并没回家,怎么会对你出的对联来呢?”万芳大吃一惊,他想起昨天半夜有个男人敲开她的房门,对出了她出的对联,她以

为那人陈莱。现在她这才知道昨夜被人钻了空子。悔恨交加的万芳一气之下上吊自杀了。

见出了人命案,辖区派出所马上来人将陈莱带走,说要进一步审查,结果,陈莱竟因为惊吓导致心肌梗死死亡。陈莱的母亲闻讯,旧病复发而死。好好的一个家,就这样被弄得家破人亡。

听老人讲完了事情经过,赵川心里也很难过,到底是谁在新婚之夜冒充新郎对出了万芳的对联,入了洞房,致使新娘子万芳上吊而死的呢?看来,要破此案,必先得对这个对联来。

赵川说明了身份,和小刘一起跟着老人去他家。陈莱和万芳的洞房窗户正对着一个人工湖。赵川默念着“双手推开窗前月”的上联,苦苦思索着下联。晚上,赵川和小刘离开了老人的家,赵川忽然拿起两颗小石子,对月而思,想着想着,禁不住笑出声来,他扬起手,把一个小石子投进了人工湖,湖面上倒映的夜空一下子被小石子击碎了,“原来,这个下联正是‘一石击破水中天’,真是太好了!”想出了下联,破案的办法就有了。

第二天,赵川征得公安局领导的同意,在电视台和报纸上发布了一个消息,说本市政府机构要招收有才学的人作文职人员,待遇优厚,条件是必须能对出“双手推开窗前月”的下联,联系人赵川。

消息发布后不久,一个小伙子来见赵川,他得意洋洋地对赵川说:

◆ 王吴军

“我叫张陵,想来应聘,还望您多照顾。”赵川问:“你对得出下联吗?”张陵假装思索了一下,说:“下联应是‘一石击破水中天’,我对的这个下联不知您是否满意?”赵川“嘿嘿”一阵冷笑:“我很满意!”说罢,大声喝道:“快说,你是怎么冒充陈莱进洞房的?”

张陵听了赵川的话,先是一愣,脸上露出一丝慌乱,接着,他强自镇定了下来,说道: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,什么陈莱、洞房。”赵川厉声道:“大胆,你居心不良,乘夜间冒充新郎陈莱奸淫万芳,害死三条人命,岂能饶你!快从实交代!”张陵一听,脸色白一阵青一阵,沉默了片刻,他低下头说道:“好吧,我全说。”

原来那晚,陈莱赌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后,那个朋友从婚宴上回家后,正在和几个老同学喝酒,大家见陈莱新婚之夜跑了出来,都开他的玩笑。陈莱就将万芳出对联让他对下联的事说了。言者无意,听者有心,当时在场的张陵见陈莱后来喝得烂醉如泥睡在朋友家,就自恃有些才学,又心生歹意,乘机潜入陈莱家去对对联,并不让万芳开灯,万芳在黑暗中不辨真假,放张陵进了门。

赵川叫小刘为张陵录了口供,将张陵押了下去后,给陈莱的老父亲打了电话。赵川对老人说:“老大爷,罪犯已经捉拿归案了,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,希望我们的努力工作能让您感到欣慰一些!”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受气者说

“用工荒”之风弥漫上海滩,钟点工大多还是不错的,但也有为数不少“与时俱进”的人。我听见几个老人的谈话。

甲:“他们动不动要加工钱,消极怠工。”乙:“我家林阿姨搓通宵麻将,白天就睡觉,卫生不肯搞,我又不敢说她。”丙:“我家的阿姨才好笑哩,她是住家工,我们七老八十的需要她照顾,但她每天约一帮小姐妹去唱什么‘OK’,年前最冷的那个深夜,半夜一点钟,我听见敲门,老先生穿着棉毛衫去开门,原来是阿翠回来了,你说像啥样?”丁:“还有好笑的哩,那天半夜里,怎么客厅里还有人声?我披衣出去,只见我家的张阿姨正在沙发上喝酒,我吃惊地问她怎么还没睡,她醉醺醺地说:‘唉,我就好这一口,借酒解愁啊。’”

甲:“如今她们是老爷,我们是受气包,我家阿姨迟到早退,上班先沏一杯茶,再用微波炉把点心转一转,吃好点心剥葡萄,吃水果,不过倒是难为她扔下一句话:‘看你们二老可怜,我才留下来的。’” 韩伍 图/文

公文包

◆ 颜崇道

镇中心小学陶老师腋下总是夹着一只乌黑锃亮的公文包,每天绅士般地上学下学。一天,班上淘气的孩子窥见陶老师的公文包中有本装帧精美的图书,便用自己的“小人书”偷梁换了柱。一天、两天……一星期过去了。孩子见陶老师毫无觉察——公文包里那本“小人书”依然安在,又找来了瓦片,狸猫换了太子。

一个月、两个月……一学期过去了。那块躺在陶老师公文包里的瓦片,依旧跟着绅士般陶老师来家往。



【问爸爸】

妈妈没在家吃晚饭,小女儿坐在妈妈的位置上假扮妈妈。儿子发现后不服气地问:“你以为你是妈妈吗?你知道99乘6等于几?”小女儿不慌不忙地说:“孩子我没空,去问你爸爸吧。”

【不姓李】

一年轻人跑到六楼,碰见一个中年人:“你是老李吧,快,你女儿被车撞了!”中年人一下子蒙了:“怎么办?”急忙冲下楼去。走到四楼,想起来,“不对啊,我没女儿啊!”继续走到二楼又想起:“我都没结婚啊!”到一楼一跺脚,“我不姓李啊!”

【风油精】

儿子被蚊子叮了,爸爸给儿子风油精说:“风油精中含有一种物质,蚊子闻了就害怕,就不会来咬你了。”儿子说:“要是它捏着鼻子回来怎么办?”



寻找父亲

◆ 梁刚

张副县长这天刚处理完一件村民上访的烦心事,尚未静下心来,就接到妹子的一个电话,说父亲突然联系不上了!

怎么会联系不上呢?张副县长一时没反应过来。父亲去北京旅游他是知道的,去了好几天了,前天还跟他通过话。父亲才68岁,身体健朗,尽管之前没出过远门,但当了三十多年的小学教师,他在村里也算是有个见识的人,不可能走丢吧。妹子说:“打电话过去老关机,出门前我关照过他,别关机,24小时开着。”张副县长沉吟道:“别急,我会跟他联系。”

父亲突然像人间蒸发似的,就是联系不上。这时张副县长想起了驻京办,对,让驻京办的同志找一下。办公室李主任接到张副县长的电话就给驻京办的王强打电话,让他找一下。王强为难了:“北京不是咱们县城,芝麻大一块地,车子开一圈,半小时可以以篦子似的梳个遍。北京那可是大海呀,一根针掉进大海,怎么找呀?”李主任顿时变了声调:“反正你在两天内必须给我找出个结果来!”

张副县长还是蛮能体恤下级的,他说:“要缩小范围,否则真不好找。”于是就向驻京办的同志提供了父亲的身份证号以及大概住地范围。

王强听了,在电话那头问:“他具体住哪家宾馆知道吗,要是知道宾馆名,就好找了。”张副县长皱了下一眉:“父亲倒是说过,但就是想不起来了。”

两天过去了,父亲还是石沉大海一般,没任何消息,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。张副县长真有点急了,打电话问他妹子:“你给我仔细想想,父亲在北京到底住的是哪家宾馆?”妹子说她也不知道。

“你再想想!”张副县长有点不

耐烦了,他突然听见妹子电话那头全是鞭炮声响,就吼着嗓门问:“谁家办喜事呀,这么欢天喜地?”“对!”妹子在电话那头突然尖叫:“我想起来了,父亲住的那家旅店就叫‘欢天喜地’。”

张副县长马上给北京的王强打去电话。王强听了张副县长电话呆住了:“那可是一家地下旅店,老爷子怎么会住这样的旅店?”“这没啥好奇怪的。”张副县长说,“家父节俭惯了,住这样的旅店也正常,你别耽误时间,赶紧去找。”“不是,张副县长。”王强有点结巴了:“那旅店我刚去过,刚从那里把我们县上访的人给带回来。”“什么?”张副县长跳起来了:“你对他们怎么样了?”

王强有点语无伦次了:“这里面有没有你家老爷子不知道,但只要是我们县口音的,全部被强行带回了。”王强突然放低声音嘀咕了句:“听说有人还对他们动了手。”

什么!张副县长扔下电话就心急火燎地跑去收容所。在那里他果然找到了被打伤的父亲。张副县长暴跳如雷,他指着收容所所长:“你给我说清楚,这是怎么回事?怎么就把我父亲当成了上访人员?”

办公室李主任这时也赶了过来,他把张副县长拉到一边说:“这完全是个误会,第一,你父亲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去北京旅游,又恰好住进了上访人员集中地;第二,据说他与信访办的工作人员直接顶撞,说他是县长他爹,大家不知道他真是你爹,还以为是在挑衅,结果就……”

“这也是理由?”张副县长吼道,“你们就是这么对待老人的!”

办公室李主任嗫嚅道:“你不是说,不管用啥手段,坚决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吗?”

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

特制香烟

◆ 王振华

儿子出生后,老婆给我上了不少关于吸烟影响幼儿健康的课,我被迫由过去的明目张胆,转为地下活动。常在河边走,还是会湿鞋的,地下活动终究被老婆有所察觉,她对我下了最后通牒,在家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原因都不得抽烟,否则后果自负。这对已有十几年烟龄的我,无疑是个异常残酷的规定。

为了不污染室内空气,为了儿子的健康,在老婆面前,我下了狠心,立下军令状,再也不在家抽烟。

痛苦煎熬了一周后,强大的烟瘾每时每刻都在强烈地冲击我的狠心,并渐渐松懈我的心理防线,看儿子已睡,老婆坐在电脑前快乐地购物,我带上“作案工具”,伺机迅速跑到卫生间,

点着猛抽几口,那个过瘾,自不言表。

第二天,我又选择了相同的时机地点,从抽屉中抽出一根我的“快乐伙伴”,点着猛抽,突然一股火辣辣的浓烟冲入气管,呛得我差点上不来气。老婆突然拉开了卫生间的门,看我泪流满面,猛烈地咳嗽的样子,得意洋洋地说:“我警告过你,后果自负的。”

原来,我第一次在卫生间吸烟后,对烟味敏感的老婆就知道了,她没有声张,而是偷偷改装了我的烟,倒出烟叶,混上辣椒面,再恢复原样。老婆说这招启发于给儿子断奶,岳母教她在乳头上沾少许辣椒面。后,再擦干净,斗室乾坤,儿子上当几回后,不再犯了。



弟弟的功能

◆ 程维平

晚上,一家三口坐在一起闲聊,老婆打趣跟儿子说:“妈妈打算给你生个弟弟,要不要?”儿子忽闪着眼睛,考虑了片刻,然后疑惑地问:“弟弟?要是想要,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功能呀。”

老婆饶有兴致地解释说:“弟弟的功能很多,他可以听你使唤,你要水喝,他立马给你倒;你高兴的时候,他就跟着你高兴;如果

你生气了,你也可以冲着他发火……”

老婆的话还没说完,儿子突然叫停,大声喊道:“不要,不要。”我乐呵呵地问他:“这么好的弟弟怎么不要呢?”儿子看看他妈,接着指着我说:“因为我已经有个好弟弟了,您想想看,妈妈刚才所举的例子,您哪一次敢不听我的?”

